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

故鄉水情悠悠長

洪
林
著

6.15
9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故鄉水情悠悠長

洪 林 著

主 編 司馬攻

責任編輯 倪長遊 黎 毅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故鄉水情悠悠長

สายน้ำในบ้านแม่

作者 洪 林

泰華文學出版社出版

華文電腦兩合公司印刷

南美有限公司總經銷

開本 787 X 960

2000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974 - 87750 - 4 - 6

定價：泰幣 30 銖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編委會

顧問： 吳 佟 胡惠南

主 編： 司馬攻

副主編： 夢 莉

編 委： 司馬攻 夢 莉 陳博文

白 翎 黎 毅 洪 林

老 羊 倪長遊 曾 心

陳 靜 林 牧 子 帆

陳小民 鄭若瑟

有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個人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。

以多數作者的作品編成的合集，作者多，有利於反映泰華文學的整體面貌，但對於個人的創作風格只憑合集裡一兩篇作品，實難下定論。

爲了點和面的相互顧及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，是現階段泰華文學的必然和必要。因此，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決定在2000年出版一套頗具規模的，較能展現泰華作者風格的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的作者包括老、中、青。內容以短篇小說、微型小說、散文、雜文、新詩、譯作爲主。

這套文叢雖不能概括整個泰華文學，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多少能顯示當代泰華文學的梗概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以精簡爲編輯綱要，以輕巧爲叢書樣式。這套文叢從構思到出版只有五個月的時間，差錯、匱缺實屬難免。希望將來泰華文壇有更全面的，更具代表性的文學叢書出現，來填補這個泰華第一個以個人集子聚成的文叢的不足。

2000年10月2日于曼谷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

司馬攻

泰華文學發端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，到現在已有八十多年歷史。八十多年來，泰華文學在不同氣候中屈曲成長，泰華作者在不太受重視的情況下默默耕耘，自強不息。

六十年代以前，泰華作者大多只顧耕耘不問收穫。作品在報刊發表後，心願已足，極少將作品結集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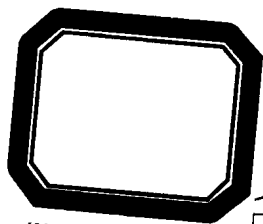
七十年代後，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轉變，以及“世界華文文學”芻議的廣被認同和各國各地區的華文作家多層次的交流，加速泰華文學走出湄南河，促使泰華作者將作品結集的熱潮。

十多年來，泰華作者所結的個人集子，在數量上超過以前六十多年泰華作者所出的書的總和。

至於作家作品合集方面，為數也相當可觀。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以來，出版了不少書刊，其中絕大多數是合集。到目前為止，泰華還沒

HWT465/02



禧年文叢書目

荔枝奴	司馬攻	黑本子與紅葉	陳小民
在水之濱	夢 莉	龍城河畔	若 萍
海憶	陳博文	小木船的傳說	藍 燄
20 世紀泰華掌故	胡惠南	畫龍壁	李少儒
這裡的夜靜悄悄	白 翎	淑德在儒修	修 朝
春遲	黎 毅	心花朵朵	莊 牧
狗精傳	倪長遊	我家有女初長成	范模士
橋	老 羊	山洪	沈逸文
故鄉水情悠悠長	洪 林	情系故土	劉助橋
奇石	馬 凡	一手沒公開資料	林文輝
一鑊老菜脯	曾 心	三朵花	毛 草
大山的足印	林 牧	紅木棉	夏 煌
畫霧	子 帆	歸宿	鄧澄南
嬖根苦果	林光輝	偷香	詩 雨
岔道口	劉 揚	置彈	南 君
情結	鄭若瑟	問情爲何物	曉 雲

目 錄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	司馬攻
故鄉水情悠悠長	1
“壓腰錢” — 童海拾貝錄	10
月牙彎彎時 — 童海拾貝錄	15
“古 冊” — 童海拾貝錄	19
我的父母親 — 童海拾貝錄	24
謝神與“尖腳戲” — 童海拾貝錄	27
雲南處處總是情 — 玉溪行散記	33
又見玉龍雪山 — 雲南行蹤隨筆	40
再度臨麗江 — 雲南行蹤隨筆	44
郭沫若舊居 — 在北京的日子裏	48
‘的士’的深思 — 在北京的日子裏	51
信 賴 — 讀書漫筆	54
讀《雨前》令人回味 — 讀書漫筆	57
讀《星的故事》 — 讀書漫筆	60
充實的生活就是詩 — 讀書漫筆	63
芳城見高山民	66
看 月	70
雨 後	72
鳥 趣	73
碧塔海之行	76

故鄉水情悠悠長

初踏上故土，情懷萬千。

幾個鐘頭的顛簸旅途，夕陽西墜時，終於來到了一個十分陌生而親切的地方——一道矮矮的堤壩，一條清澈可見的小溪，橫著一板寬約一尺許的獨木橋，一排排古老而傳統的磚瓦房，整齊而蒼翠的田野，路旁的野草，隨風搖動，不知名的紅白相間的小花，點綴其中，忽然間，一一地呈現在我的眼前！

啊！真是如夢如幻，好一幅“小橋、流水、人家”的鄉村圖景啊！

遠遠，看見了一群人影，正屹立在岸那邊，我忽然有點心怯起來。然而，我又不得不鼓起勇氣，慢慢的走過獨木橋，跨上了土堤。遊目一看，果然是舅父一家在等待我的到來。在夕陽暉裏，看到了大小一群正在展開一臉的愜意，揮著手笑迎我這海外“番仔”的來臨。

這時，我突然有著一種“天涯倦客”的感觸，頓時間好似尋覓到了一處歸宿，萬般興奮，忍不住伸出手來，緊握著老態龍鍾的而又還頗有神采的舅父那一雙粗糙又結實的手，帶著滿眶淚水，久久凝望著這從未謀面的而又骨肉情深的親人，淚水終於沿著臉頰汨汨流下來了！

“你終於來了！”舅父脫口而出的，這句包含著千言萬語的話，使我更緊地握著老人家的手。

舅父激動地瞧著我：“見到你，宛如見到大姐，我心無憾了！”

看著舅父那種老懷悲喜交集的神情，我心中湧起一股親情的感受。我亦細細的默默的端詳著他老人家，多麼想從舅父的臉上，捕捉出當年母親的影子來——果然，姐弟倆長得多像啊！

回頭看著週遭的一群，原來竟把舅母、表兄嫂弟妹忘了。這時，他們卻早已團團的圍住了我，帶著幾分好奇、喜悅的表情，望著我這“番仔”初次來到故土的模樣。我被瞧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我略帶靦腆的伸出手來，和大家一一握手。

於是，我被擁著進了村子。一家人帶著我進了一間充滿了泥土香的瓦房，又團團地圍住了我，分不清哪是誰，說不完的話語，和著一碗甜甜的雞蛋

湯丸，洋溢出濃濃的情意，我滿懷激情，將這些都裝進了心坎裏。

午夜，舅父一家才捨得和我說聲晚安。一日的興奮，我已倦極了。一旦躺下時，卻思潮湧湧。這回是第一次一個人趟過萬水千山，只是為了卻母親的心願。一時，心潮澎湃，使我久久無法入眠——親人的濃情厚意，鄉村的風情，又像片片彩霞，在心中冉冉升起。聽著蟲鳴，我躺在隱隱還透著泥土味的大床上，望著這簡陋的、單調的週遭，想起了昔日母親生前常常叨唸著的話語：“離鄉已幾十年，辛苦了一輩子，卻無法回唐山去看看親人，姐弟相隔千萬里，看來不可能相會了！”而不多年，母親竟在那種“鄉思不堪愁”的負荷下，帶著一份深沉的遺憾，離我們而去。然而，母親那“容顏感感愁邊改”之神情，是難以忘卻的，是那麼深深地系住我整個心靈。

如今，我藉著經年的儲蓄，終於能完成母親當年未竟的心願，來到這兒，看到親人。只是，在這靜夜裏，我仍然有份遺憾，遺憾著回去時無法向母親傾訴，細說著舅父一家的情懷，更不能看到母親聽到後那一份濃濃的喜悅！在這靜夜裏，我還想起了母親在過年過節時，常常懷念起已故的外祖父、

外祖母來，內疚著未能回去祭拜；時時想念著故鄉的舊居，故鄉的水塘，故鄉的親人……。

想呀想著，終於還是帶著日間的倦意，沉沉睡去。

翌日清晨，鄉間的雄雞，此起彼落歡鳴起來，我終於在甜睡中被吵醒。原來，鄉間的人習慣早起，而舅父一家起得更早，早已準備好白淨淨的米飯和一桌的菜香，滿屋的節日氣氛。我一看，心不安了起來——也許，舅父家怕我吃不慣鄉下的蕃薯飯罷！連夜為我準備雞鴨鴨，然而，我一想起香噴噴的‘香種’，就‘猴死’了。

幼年時，我最愛吃蕃薯。那時候，曼谷到處是河流貫穿，居民點傍河而立。‘娥巧’划著小船，穿梭其中，日常交易，大多就在河溪邊進行。當年，我家對面，就是一條寬約八、九米的河溪，時時有划著小船而沿河叫買的‘娥巧’，滿船的蕃薯，滿船的‘香種’，總吸引著我。為此而得時時向母親討了幾個士丁（當時的硬錢幣），然後蹲在河邊，挑選著又大又好的‘香種’，買上一、二基羅，一回家就洗淨兩三個，放在‘爐窗’（木炭爐底）裏烤。當‘香種’烤熟時，真是香味四噴。有時，還惹得母親笑說我是‘蕃薯肚’呢！

如今，曼谷已起了巨大變化，大多河流已被填平，取而代之是高樓大廈聳立了。現在，要看到真正的、過去曼谷的舊貌，可以說僅存‘紅宵樓’一處。

記得有一回，母親指著我的鼻子說：“你將來有機會去唐山就好了，吃蕃薯可要你吃到怕呢！”

“那可好了，我才不怕呢！就不知什麼時候才有機會去唐山去吃蕃薯呢！”我拍著手，調皮地、真不知天高地厚。

如今，我竟真的來到了這“蕃薯地”。想起來也真是，從小就聽慣了老人家常說起的唐山鄉下以蕃薯當飯吃的故事，然而，這時卻聞不到蕃薯味！——只見一桌的雞鴨魚蝦，油膩膩的，吃在嘴裏了無香味！舅父、舅母卻時時為我夾菜，盛情難卻，只是，我難以裝下這“盛情”啊！這回，可苦了我了！

飯後，我為解心中納悶，乘人不備，巡視了屋前屋後，於是給我發現了“寶山”——紫紅色的、又大又棒的“香種”，在屋旁一小屋堆集成山。心中一喜，蹲下來，摸一摸，比起當年暹羅的“香種”還要頂呱呱呢！想起來，我已好多好多年沒吃了！曼谷的“香種”，真不知躲到哪裏去了。

冷不妨舅父的聲音，在我身後響起。我站起來覺得很不好意思，就像小孩做錯了事，站著傻笑。

然後，我問他老人家：這是什麼“種”？

舅父說：“這是荔枝接種，種好，又香又粉又甜，真好吃。”老人家看著我，略帶懷疑的口吻又補上一句：“你喜歡吃蕃薯？”

這時，我毫不猶疑地點點頭。

這天中午，舅母特地煮了幾個“香種”給我嚐。這“接枝”出來的，果然其味道不同凡響，肉黃鬆粉又香又甜，入口真是餘味無窮！也許，我吃時那種滿足感染了舅父他們，看他們流露出前所未有的高興，邊笑邊搖著頭，似乎在笑我這個“番仔”好傻，魚肉不吃，偏愛吃這便宜的蕃薯！

這時，只聽得舅父說道：“我還以為你是故意說愛吃蕃薯呢！真想不到你竟然吃得這麼津津有味！”

原來，舅父以為我怕增加他們的經濟負擔，假意裝出一副愛吃蕃薯的樣子，這時見我真愛吃，老人家高興得不得了！

（過了這許多年，唐山的“香種”，還在心中留下深深的回憶。）

在鄉間不覺住了幾日。舅父仍然怕我吃不慣鄉

下的東西。於是，常常要表弟們去田裏捉泥鰍回來，煮了粥，定要我吃下，說是可以補血的。清早，舅父又親自擠了自家養的兩隻母羊的奶，“強迫”我飲，說是補身體的好滋養。而我，時時在好意難卻下，卻又帶著一份不安的心情，把這濃濃的親情，一起藏進了心裏。而舅父，一切的舉止，不正充分體現出，故鄉水悠悠情意長麼！

夜晚，鄉間的月光，分外明。我站在堤上，涼風迎面吹來，心中一陣暢意。抬頭，望著這南國的一輪皎潔的明月，杜甫的名詩句“月是故鄉明”突然在心海昇起，不覺滿懷激情。抬頭望明月，心中想起了母親。

堤邊青翠的草叢中，響起了陣陣蛙鳴，在這靜夜中，顯得格外的明朗，格外的有節奏，宛如一首詩，韻味無窮。在曼谷，早已聽不見蛙鳴了。

我面對這久違的清新空氣，一次又一次地深呼吸著。回首向鄉村一看，舅父一家正在屋前乘涼。他們愛享受這片刻的偷閒，似乎想乘在月光浴中，把整日的疲勞洗去。我踏在濕潤的、泥土味濃濃的、鋪上一層銀白色月光的泥濘路，來到他們之間。坐在舅父面前，聽著他老人家傾訴著的過去，舅父尤愛講起昔年母親未“過番”時，在唐山的情景。

“那年，我才九歲罷，常常背上一個小包袱，走了十幾里路，到揭陽水澗去找姐姐。姐姐出嫁後，久久才來家一趟。你外婆時常叨念她，我也想念她，就這麼常常一個人跑著去找你母親。”

舅父叼著煙斗，噴出了縷縷輕煙，眼望滿天星際，帶著遙遠的神情，又細述起姐弟情深來：“姐姐那年生下你大哥，看見我來好歡喜！對著我又看又摸，流著高興的眼淚，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給我吃，總要我多住幾日……。”

舅父歇著，把“煙屎”弄掉，老人家唏噓著又說：“後來，姐夫又從暹羅回來，堅持著要接姐姐到暹羅去，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，那一天我哭著拉住姐姐的衣角，一直送姐姐到汕頭上了船，真沒想到輪渡上一別，就幾十年過去！亦想不到姐弟倆連最後一面都無緣見到，這件事是我一生的遺憾。”

這時，在清晰的月光下，我看見了老人家滿眶淚水，閃閃發光，神情是那樣的黯然。這情景勾引起我懷念起母親的情緒來。

想當年，母親一再想著回唐山“落葉歸根”，多次買東西置房屋，想著一朝回去，好安居樂業。直到母親八十多歲，從滿懷壯志到無聲的靜默，乃至歸去，還無法一了心願。想到姐弟情深，想到姐

弟相同的遺憾，此時的我，是多麼的感傷啊！倘若母親還健在的話，無論如何，我都得陪母親來一趟唐山，讓姐弟倆好好地敘一敘……。

就在那充滿故鄉情的月夜後翌晨，我帶著“仍憐故鄉水”之情懷離開故土。沒想到那年和舅父一家揮手作別，不覺就過了六個寒暑了。然而，那“萬頃江田一鷺飛”的鄉景，勤勞的親人，永恆的故事，融和著濃郁的故鄉情，至今仍歷歷蕩漾在腦海中。而那鄉土的遼闊和清新，人民的純樸和真誠，融著一份難以忘懷的親情，更使我久久未能忘卻。也許，有朝一日，我又會單槍匹馬，再一次趟過萬水千山，再一次飛越七洲洋，去領受親人的深情，去嚐一嚐故鄉水的香甜，以及那沁人心肺的“香種”，何嘗不是人生一快事麼！

1991 年曼谷